

老有所好 爱而执着

□徐国南

在通往定海晓峰岭的山路上，一位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，其车斗或座骑后车架上常带着布袋、编织袋、纸箱等，内放茶杯、毛巾、刀具、木片之类，有时还夹着长竹竿或长木条。他缓慢而艰难地向上攀登，汗流浹背却坚持不懈。

老人姓周，据他自我介绍，高龄八十有六，在山岗上辟有一席之地，种点蔬菜，既可安全食用，又可锻炼身体。“晨兴理荒秽”，自退休二十多年来，每天一早，老人便推着自行车出来。除了刮风下雨，从未间断。

每当经过“天福禅寺”南大门口，老人和自行车便消失在下坡路的树丛中。

去年八月间的某天早晨，暑气弥漫。我想一探究竟，也潜入了通往老人所辟之地的山间小路。路小得仅容一人经过，两旁杂树丛生，荆棘纵横。时而可见辟出的一小块一小块菜园，四周篱笆围圈，门都扎得紧紧的，却不见菜园的主人。我放声高喊“周师傅”。“但闻人语响”，我透过树缝东张西望，却“空山不见人”。热浪涌动，万籁俱寂，我不免有点胆怯，连忙从来路返回。

第二天一早遇上他，聊起此事，他笑着说：“我胆小，要是能再往里走，马上就能看到他。他说，山里空气好，每天来，对健康颇有裨益，平时感冒都没有。他邀请我下次参观他的菜园。”

当我攀上晓峰岭山顶，几位常来的老人已聚在一起，他们或躬身曲腿，或唱歌跳舞，或在三总兵广场周边疾步快走，或三五一堆聊天拉家常。

我走到三总兵石雕下，遇上老虞先生。老虞已过75岁，精神矍铄，步履稳健。谈到欧洲、俄罗斯、越南、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、地理环境，他都能如数家珍，可谓见多识广。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奔走天下、周游列国。去年，他曾告诉我，已走了30多个国家，国内的西藏、新疆、东北等偏远地区都到过。而今年已七次出游。前些天，他刚去了河南，走访了洛阳、开封及龙门石窟、老君山等。听着他的介绍，我从心底涌起一股羡慕之情。

下山后，进入晓峰岭隧道口的柳永文化广场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这里可谓是老年人休闲健身的优选场所。每天一早（除非风雨天气），这里就老者云集。练书法的、打太极拳的、跳舞的……各展才艺，各显神通。

练书法的，地作纸，水为墨，随带水桶，躬身而书。你看那位老先生，隶、楷、草、行各类字体都略显功底。前几天，登场的还是隶书：“……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；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……”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在他的笔下缓缓展现。其前面的花坛上平展着一张隶书横幅，上书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无论是运笔还是布局都值得点赞。今日，登场的却是行书。老先生握帖临书，专心致志。交谈间，他说以前书法无甚功底，退休后始练，已有八年。八年间勤学苦练，从不间断，各种字体都能吸人眼球，我暗暗佩服。

另外几位，都是70岁左右的老人。年轻点的，至少也近60岁，都属祖辈。他们或坐或立或躬背曲腰，专注而书，心无旁骛。妙笔练字，修身养心，已成了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。

老有所好，爱而执着。选择自己所喜爱的，执着而坚定地去做，定会有益身心、有利健康、有所收获。



荔枝旧事

□李海州

四十来年前，那时我七八岁，在自己的老家温州永嘉，初次见到荔枝，那是邻居小伙伴在我面前吃荔枝的场景，现在依旧历历在目。

在我们大院里，有位邻居小伙伴绰号叫“烂头”，家里有点小钱，她的奶奶，我们叫她阿婆，特别疼爱他。有一天下午，我从外面回到院子里，看到同伴们都围着他，我也凑上去看热闹，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白白的水果，送到嘴里，不舍得咬，还故意把吮吸汁水的声音弄得响亮，引得小伙伴们直流口水。

他奶奶手里还拿着一个在剥，当她指尖的薄壳裂开时，露出羊脂般的果肉，像凝住的月光，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滴，又递给了“烂头”。他举起荔枝，向大家炫耀，“这叫荔枝，杨贵妃吃的，皇后吃的，知道不？”他舔了片刻后，才慢慢将整颗都吃了。等他吃完荔枝，手里拿着五六颗黑籽。我向他要了一颗做种子，自己去种，结果他发现荔枝还可以种，又把原本给我的那颗收了回去。

回家后，我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，他难道是皇帝的亲戚，否则怎么能吃到荔枝呢？书上不是说清朝灭亡后，皇帝没有了吗？皇帝没了，怎么又有皇后，如果没有皇后，怎么又有荔枝呢？

当天吃晚饭时，我就把这件事说给父亲听。父亲笑着说，他那是编故事的，荔枝在温州城里有卖的，下次带你去买一些。我半信半疑。

没过多久，父亲带我去去了趟温州城里，是去中山公园游玩。在公园门口果然有卖荔枝的，是商贩挑着担子在卖。箩筐的盖子反过来，上面放着一些扎成大串的荔枝，看起来像缀满红宝石的珊瑚树，也有一些散落的荔枝在盖子里面。商贩不停地喊：“岭南来的鲜荔枝嘞——”我想，这不是皇后吃的荔枝？是岭南荔枝？难道不一

样吗？看起来都一样呀！

父亲的手掌突然搭在我肩上，他弯腰问我：“想吃？”我盯着荔枝发愣，皇后吃的荔枝，我们怎么买得起。

“多少一斤？”父亲问。

“四块八一斤。”商贩回答。

“这些散的呢？”

“四块一斤。”

“那散的给我买半斤。”

“好嘞。”

我看商贩把牛皮纸放在秤盘里，父亲就开始挑，把好的放在牛皮纸上。商贩把半斤荔枝用牛皮纸包好，递给我，荔枝捧在我手里沉甸甸的。父亲已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，整整齐齐，我看见一张一块的钱里包的都是几角钱，他给商贩递上了唯一一张大钱“一元”和几张五角钱。其实那时父亲月工资在20元左右。

我把牛皮纸打开，数了数，也就十来颗，看起来很像红纱的大珍珠。父亲拿出一颗，也像“烂头”他奶奶一样剥了一颗给我，我也像“烂头”一样，用舌头去舔荔枝表面的果汁，很甜，但还是舍不得吃，含在嘴里，又拿出来舔了舔，才小口开始吃。吃完一颗，父亲又把剥好的一颗递给我，连吃了4颗，父亲重新包好了牛皮纸，告诉我带回家慢慢吃。

从温州城里回到家，父亲把这包荔枝放到母亲眼前，“你看看，我今天给你带来什么？”“什么？”“荔枝！”母亲剥了一个递给我，她自己剥了一个。后来，我才发现父亲始终没碰桌上的荔枝。那天，我一共吃了6个，母亲吃了3个。

如今每次剥荔枝，总会想起父亲剥荔枝的手指，还有那数钱的场景。那时候我不懂，为什么他总说“不爱吃甜”，直到自己做了父亲，才明白有些爱像荔枝核，把最甜的部分都留给了至爱的家人。

